

音乐的 密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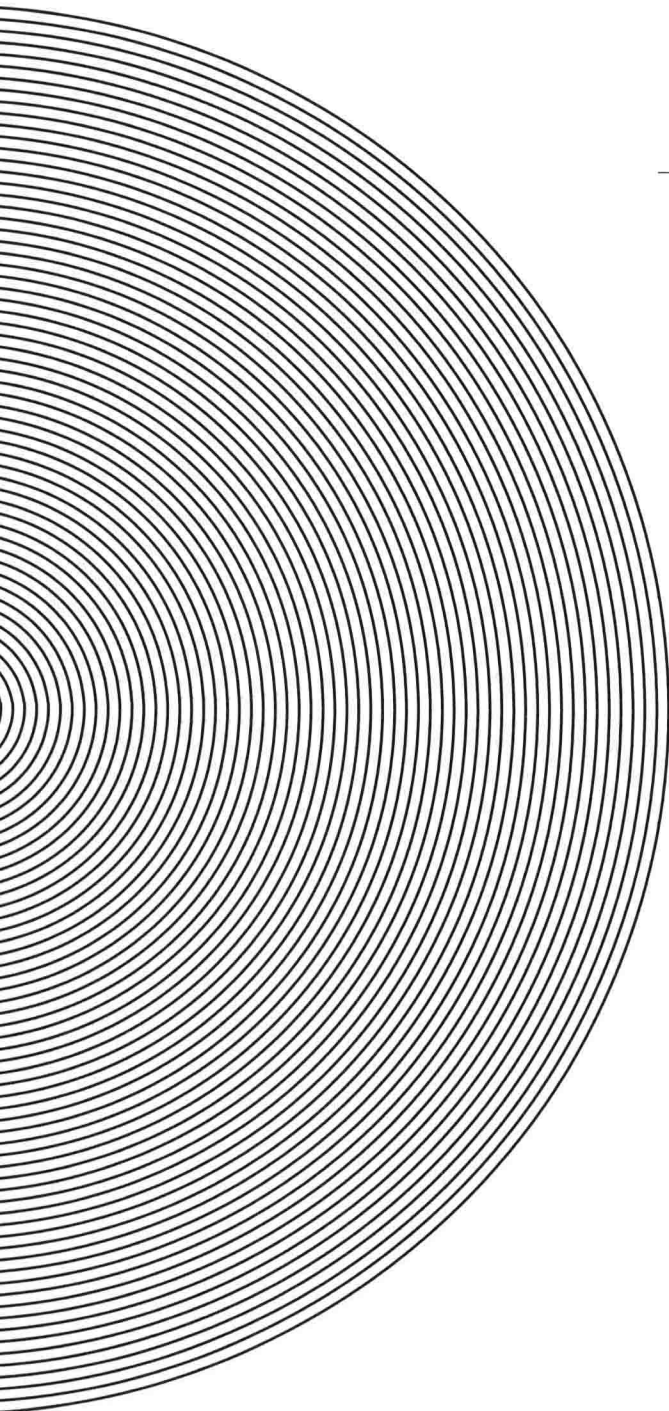
THE MICROGROOVE OF THE MELODY

戴冰 著

—— 城市场域中的个人音乐记忆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——城市场域中的个人音乐记忆



戴冰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声音的密纹 / 戴冰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3. 9

ISBN 978-7-221-11374-0

I . ①声... II . ①戴... III . ①纪实文学 - 中国 - 当代 IV . ①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92711 号

书 名: 声音的密纹

著 者: 戴冰

出 版 人: 曹维琼

责任编辑: 谢丹华

装帧设计: 张人

出版发行: 贵州人民出版社

印 刷: 精一印刷 (深圳) 有限公司

规 格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数 / 幅数: 200 千字 40 幅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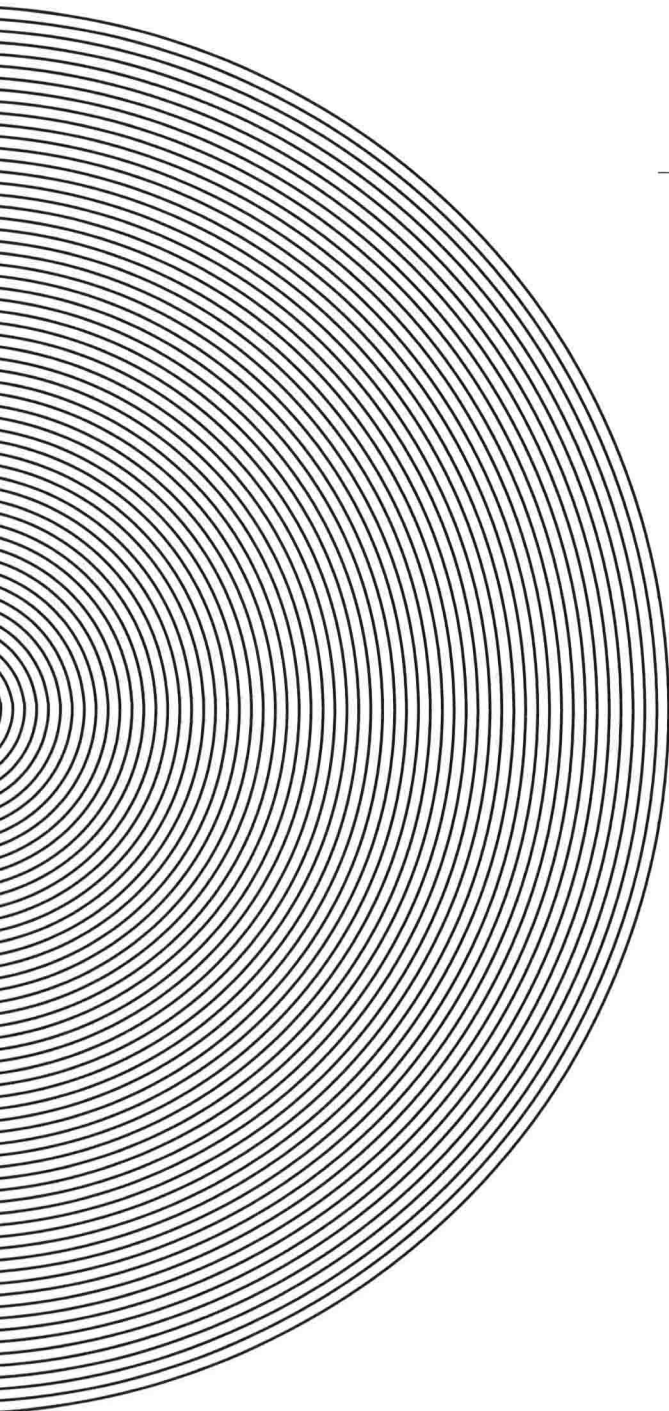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: 15.75

版 次: 2013 年 9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21-11374-0

定 价: 29.80 元



——城市场域中的个人音乐记忆



戴冰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戴冰

这是一种可以使年轻情绪漫无边际扩充的乐器，因为它的每一种声音都不是定义。

——刘索拉《吉他》

不仅仅与音乐相关，也与音乐所拥抱的事物和态度相关。

——杨·温纳

目录

- 006 我想要一把吉他
- 008 有关吉他的记忆片断
- 022 词曲练习
- 030 诗与歌词
- 034 迪斯科与《夜色阑珊》
- 038 迈克尔·杰克逊：《真棒》
- 044 音像公司、阿帆、杰克逊和《短夏》
- 048 董重
- 052 蒲菱
- 062 在张 Jian 家的客厅里
- 072 在高艳津子家听吴彤唱无字歌
- 074 贵州大学小礼堂的摇滚讲座
- 080 《都市人格》与《北京故事》
- 085 《摇滚梦寻》
- 088 乐手、歌手和舞手
- 104 少年宫舞厅
- 107 乐评
- 124 音乐与文字
- 132 和音乐有关的四个师友
- 145 我家的几套音响设备
- 150 黑胶唱片

- 153 打口带和铬带
157 和音乐有关的六个家人
198 我曾有过的几把吉他
201 电吉他
204 吉他之外的五种乐器
226 印象中的二十九个华语歌手
240 我最喜欢的两个歌手
246 吉他终结者
- 249 后记



我想要一把吉他

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，我伏在贵阳市第九中学的一张课桌上午睡，几个男同学聚在一角，时而低语，时而喧哗，大谈男女之事。这几个同学在班上属于成绩不佳但见多识广的一类，我对他们向来有些敬畏，所以对他们的内容虽大感好奇，却不敢在一旁公然侧耳，只得一面假寐，一面窃听。可惜他们低语的时候多，大声的时候少，甚至越来越低，渐至不闻。我的意识终于模糊，睡了过去……突然，一阵清亮的乐音把我惊醒，我抬起头来，看到那伙同学中间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，看上去比我们都要大几岁，正抱着一把金黄色的吉他，左手捏了个把位，右手拇指一次又一次扫过琴弦……那个时候，吉他已经在整个贵阳市风行起来，满街只要展眼，很容易就能看见穿喇叭裤背吉他的年轻人招摇过市，所以那肯定不会是我第一次耳闻吉他的声音，但在那个半梦半醒的中午时分，我第一次发现吉他的音色如此悦耳，如此美妙，几如天籁。我担心我抬头张望的举动惊扰了那个年轻人，于是重新把头埋在双臂上，屏气凝息，只盼着他能继续弹奏下去。但那个年轻人又胡乱扫了几下，却停下来，说起一个比他年长的据说非常漂亮的女人来……

那之后我开始火烧火燎地想要一把吉他。但当时一把普通红棉牌吉他售价

在三十到三十五元之间，不算小数目，父母工资不高，母亲又是个节俭的人，所以哀求多次，始终不能遂愿。越得不到就越想要，我开始梦到吉他，各种颜色的吉他，黄的、红的、蓝的……记得为买吉他，我有一次还以绝食的方式要挟过父母：我并不大喊大叫，只是做出情绪低落的样子，每到吃饭时间就懒洋洋坐在堂屋的沙发上，只说不想吃。就这样熬过了当天的下午饭，然后是第二天的早餐、中餐……除了说我不想吃饭之外，别的一句也不说。但父母似乎毫不在意，照常说笑做事。我又羞又恼，却又骑虎难下，只得咬牙坚持。第二天下午，母亲做了许多我平时爱吃的菜，整整齐齐摆在父亲的书桌上，笑嘻嘻地悄声对我说，我和爸爸要到朋友家吃饭，我们走了之后你赶紧吃了吧。于是他们就走了。我在堂屋的沙发上软绵绵躺了一会儿，忍不住就进到父亲的书房里，坐到了他的书桌前。看着满桌子的菜，我心里当真是万分地犹豫，万分地为难。母亲对我说话时的那种笑容，以及父亲临走前若无其事的神情，让我觉察到这是他们合伙商量的一个计谋，他们显然看透了我已是强弩之末，借故出门，不过是给我一个体面下台的机会。既然识破了父母的用心，我当然不能就这样轻易服输，于是离开书桌，在书架前心神不定地东翻翻，西看看。翻着看着，我猛然意识到，如果再这样拖延下去，错过时机，等到父母回来，接下来的事情我又怎么收场呢？想到这里，虚汗突然出来，意志终于崩溃，于是几步跨到书桌前，重新坐下，毫无廉耻地大吃起来。我至今还记得其中有半碗火腿，拈一片含在嘴里，只觉甘美异常，几乎想打个幸福的冷颤。

两个小时后，父母回来了。父亲进到书房，眼角都不扫一眼书桌，而母亲也不问，只是仍旧笑嘻嘻洗了碗筷，事情就算是过去了。

既然前功尽弃，我自然也就不好意思再提买吉他的要求。幸好半年之后，母亲终于松口，给我买了一把红棉牌吉他。



有关吉他的记忆片断

| 表弟的朋友 |

我学吉他的初期，贵阳市流行的是古典吉他，还不是后来风行一时的民谣。但当时什么都缺，无论是音像制品还是教学资料，当然最缺的还是老师，我就没听说过哪里有专业教吉他的老师。所以凡想学古典吉他的年轻人通常就只能东拼西凑地学，只要听说哪里有某人能弹某曲，立即就会想方设法提着礼物登门求教。正因为学一首曲子如此艰难，所以即便这样诚心了，人家也未必肯教呢。我就听表弟小涛说过，他有个朋友能弹某首大家只知其名却从未听过的曲子，于是有人带了两盒很贵的香烟到他家去，想向他学那首曲子。他当场撕开香烟的封皮，和来人一起，一根接一根地抽，大谈那首曲子旋律如何美妙，技术如何复杂，自始至终，绝口不提教授曲子的事情。直到晚饭时分，这才拿出吉他匆匆弹奏一遍，然后就请来离开了，说自己可能烟抽多了，觉得恶心，想躺一会儿。我问表弟，我说你呢，你听他弹过那首曲子吗？表弟摇摇头，说从来没有。加上整个事情又是表弟那个朋友自己说的，所以我很怀疑这是他为自抬身份编造出来的。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表弟，他马上很不高兴起来，沉着脸一言不发，好半天才闷声说，我和人家又不是太熟，人家凭什么弹给我听？表弟皮肤白皙，沉着脸时更是白得几乎泛青。

那首曲子有一个很长的音译名字，很遗憾我没能记住。

图：我和表哥代羽、小涛。



| 成都人和《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》 |

有个周末的下午，省花灯剧团一个朋友突然打来电话，说有重要的事情，要我立刻到他家去。我问什么事情，他说从成都来了一个吉他高手，现在就坐在他家客厅里喝茶，已经答应为我们弹奏一曲《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》。朋友在电话里压低了嗓门说，你是知道的，这首曲子全是轮指……

在当时我们学习吉他的那个小圈子里，《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》和轮指都是令人向往的神秘语词，象征吉他世界里一个遥不可及的境界。

那天我急匆匆赶到省花灯剧团朋友的宿舍时，那个成都人已经开始调弦了。那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，一头浓密的长发烫出三个大波浪，上身是白底带杏黄色条纹的衬衣，下身是条齐脚踝的黑色八分裤，再加上黑皮鞋和雪白的袜子，整个人看上去的确像个吉他高手。其实在此之前我对吉他高手的形象并没有任何概念，但不知为什么，看着他那一身行头，我还没听他弹就已经心悦诚服了。

从我进屋起，那个成都人就始终没有正眼看过我，只是埋头调弦，而我大

气不敢吭，坐在一旁的沙发上，听他有一声无一声地调弄着。突然，他耷拉着眼皮抬起头，清了清嗓子，我和花灯剧团的朋友立即会意，知道他要开始了，于是我们一起毕恭毕敬地挺直了身子。

那是我第一次完整地听人弹奏《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》，第一次看到有人那样流畅熟练地使用轮指，所以几乎听呆过去，看呆过去。成都人那天统共就弹了这么一首曲子，那之后他把吉他小心地放进琴盒，啪哒一声按下锁扣，默不作声地吸完一根烟后，就在我们的不断恭维和赔笑里提着他的吉他告辞了。

花灯剧团的那个朋友后来考进了武警文工团，弹贝司，复员之后又进了花灯团的乐队，曾担任过乐队的队长。几年之后，我开始写我的第一篇小说《短夏》，描述的正是一群热爱吉他和音乐的年轻人的故事，其中一个人物的原型就是这个朋友。小说的末尾，他莫名其妙地疯了，被送进精神病院，我们去看他，他撸起衣服的下摆，在自己凸露的肋骨上用轮指弹奏《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》。

| 公鸡头和高跟鞋 |

父亲有个朋友在市群众艺术馆工作，有一天来家里访父亲，无意间听说我想学吉他却找不到老师，于是拍一下大腿，说怎不早说，我们那里就刚来一个弹吉他的老师，很有才华，不仅能弹，还能作曲写歌呢。我听了大喜，立即请他引荐。几天之后，他回话说已经给那个老师说好，我随时去随时可以学。

那时我有个表哥也在学吉他，我不忍独吞了这个好机会，于是约他一起去。

那时群艺馆还在小十字，隐约记得是一幢破败不堪的四层小楼，身陷在无以计数的小商贩的摊铺之中，整个感觉乌烟瘴气。我们在一楼的一间黑乎乎的小房子里找到了那个老师。他抱着一把吉他，背对着一架钢琴坐在琴凳上，身材瘦小，留着稀疏的胡子，头发像鸡冠一样高高堆起，整个人看上去又肮脏又委琐。一个打扮入时的年轻女人坐在他左边的椅子上，始终用一种很欣赏很崇拜的眼光看着他。

也许是群艺馆的环境和那个老师的形象让我们败了胃口，我和表哥不约而同都没提学吉他的事，只是一言不发，听他大谈吉他的种种玄妙神奇之处。那天他非常亢奋，说着说着就给我们演示一首曲子，我还记得其中一首是《西班牙

牙斗牛士》，手法极花哨，几乎让人眼花缭乱，而后又用吉他伴奏，弹唱他自己创作的流行歌曲……某首曲子弹完之后，他突然猛拍琴面，发出强烈而突兀的声响，颓然将吉他扔在一旁，开始抱怨写歌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：“为了找到最好的效果，你得一天到晚把曲子里的某些段落挪来挪去。”他说。但我和表哥都听出了他口气里实则的得意。

表哥只比我大三个月，那时也不过是个高中生，但已经显得世事洞明。出来之后，他冷静地说，那厮儿肯定刚认识那女的，不然不会激动得弹簧似的。

我们告辞出来时，小个子老师已经显然地精疲力尽了，他和那个女人一道，把我们直送到群艺馆的大门。之前他第一次从琴凳上站起身来，我们这才发现，他穿着一双鞋跟至少有六公分的棕色男式皮鞋——这让他的形象永远在我的记忆中定格成了等分的三截：一截头发，一截人，一截鞋跟。

那之后我们再没去找过他。

图：我和表哥张代羽（右）



| 民谣吉他 |

自从有了自己的吉他，半年之间，只学得半首《爱的罗曼司》，热情大受打击，加上偶从一个朋友嘴里听说，我们以为高不可攀的《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》，虽是名曲，但在吉他曲子里，技术难度却不属很高的一类。天，还不属很高的一类？我瞠目结舌，心气不禁为之沮丧，于是决定转学民谣吉他。

那时学民谣吉他，虽然一样没有老师，但会一招两式的人却很多，比如仅在我的表哥表姐表弟表妹里，会弹一点的人就不只三四个。我的第一个吉他老师是我的二表姐，是她第一次教我弹会了C大调主和弦的四四拍分解和弦。不知别人怎么样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我周围所有学民谣吉他的人都是从这个和弦这个指法开始的。

某日傍晚，听说二表姐学会了一首完整的流行歌曲《如果》，立即背了吉他赶过去。所谓完整，就是说她能用吉他伴奏，唱完整首歌曲。那在我看来，已经是很值得艳羡的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在表姐家里呆了很长时间，一面学唱《如果》，一面学习《如果》的吉他伴奏。

《如果》清新自然，简单直白，有着台湾校园歌曲的典型特征，算是我能用吉他伴奏唱完的第一首流行歌曲。我现在还能完整地唱完它：

如果你是朝露，
我愿是那小草。
如果你是那片云，
我愿是那小雨。
终日与你相偎依，
于是我将知道，
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，
会是多么绮丽。
如果你是那海，
我愿是那沙滩。
如果你是那阵烟，

我愿是那阵风。
永远与你缠绵，
于是我将知道，
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，
会是多么甜蜜。

| 台湾校园民谣与《聚散两依依》 |

我转学民谣吉他，除了因为古典吉他难度太大又没有老师之外，还有就是受了台湾校园民谣的影响。阿城在《听敌台》中回忆七十年代在云南插队，从外台广播里听到邓丽君的歌声时，“杀人的心都有”。我没激动到如此地步，但某次在朋友家，第一次听一个衣着时鲜的年轻人弹吉他烂声烂气唱《迟到》，胸前也是一阵滚热，什么东西翻肠捣肚搅动起来，立时就想找个女朋友。其实台湾校园民谣的题材相当广泛，并非都是情歌，但在当时的我听来，它们无一例外全都关乎爱情，简直有点“触目皆春”的味道。比如《外婆的澎湖湾》，其中有这样两句：“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遍遍怀想……”画面感很强，第一次听见时，还没弄懂整首歌的意思，我已经固执地认为矮墙上的少年并非闷声独自坐在那儿想，而是弹着吉他，一面唱，一面想，想什么呢？当然是想他的女朋友了！说句题外话，现在看来，台湾校园民谣应该是华语流行乐的高峰之一，仅就歌词而言，许多作品玲珑明澈，承继了中国古典诗词的美学意境，有真正的、内在的诗意，是后来大陆流行歌曲少有能比的……

除此之外，琼瑶电影，特别是其中的《聚散两依依》，对民谣吉他的一时风行，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《聚散两依依》由刘立立执导，吕秀菱、钟镇涛主演，发行时间是一九八二年。但我看到这部电影的录相带，算起来应该是好几年以后的事了，因为直到一九八五年从甲秀楼搬到相宝山文联宿舍，我家才第一次有了一台放相机。琼瑶小说在此之前倒是早就看遍了的，《聚散两依依》在其中不算出色，而电影却大不同，首先是两个男女主角，一个漂亮文秀，一个活泼俊朗，都很讨人喜爱（记得有个同学看了这部电影，对吕秀菱大感惊

艳，文绉绉地慨叹：“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”），更主要是里面的插曲好听，配上缠绵悱恻的剧情，虽说不上“杀人之心”，但“荡气回肠”四个字是当得起的；尤其是末尾，吕秀菱的视角：先是前奏起，随着扶梯缓缓而上，露出“埃及人乐队”的四个成员，每人一把吉他挂在身上，打头的当然是钟镇涛，唱电影主题曲《聚散两依依》。那场面之悲壮煽情，之千钧一发，当时看来，简直无以言喻。那时一盘录相带，转来转去地看，转来转去地录，不知经过多少人手。记得《聚散两依依》到我手上时，磁粉差不多掉了三分之一，颜色早已游于形外，饶是如此，还是翻来覆去地看，看得爱不释手，寝食难安。那几年，我以为这世上不会再有比吕秀菱更美的女人了。某次偶从朋友处得一本香港八卦杂志，刊有吕秀菱一幅什么电影的剧照，侧身而坐，薄衣透湿，隐见胴体，配文是香港一个“算命大师”对吕秀菱乳晕之形状大小及颜色深浅的种种不堪之辞，看得我大为愤慨，觉得唐突佳人至此，可谓无耻之尤，恶俗之极，该当千万万刷才对……

琼瑶小说文艺腔、学生腔十足，原本经不得时间滤汰，但凭借那些好听的电影插曲（比如《在水一方》、《几度夕阳红》、《我是一片云》等），当可被人反复提及——而为琼瑶电影谱曲的那些音乐家大都是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的成员，反过来看，没有琼瑶电影在华人世界的广泛流布，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大约不会在台湾之外产生如此影响。说琼瑶电影之于台湾现代民歌，有如昆虫之于花粉，这个比喻应该不算过分。

| 文具盒 |

学习民谣吉他的初期，难点之一是左手把位很难一次到位，总是本能地以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的顺序依次按弦。这是初习吉他者常犯的毛病，却也是绝对不允许的。于是为了不间断地练习左手换位，我在四指宽的金属文具盒背面画上六根弦和三个品的图案，专用来在上课时练习。记得有一次在课桌下反复练习，突然贯通，轻松从C把位到G把位再到A把位轮转一遍，一时得意，忘乎所以，禁不住在课堂上嘿嘿窃笑，猛然觉察四周一片死寂，抬头看时，正